

C & G interviewing Eric about Hong Kong's Harcourt Road

《C & G 訪問 Eric 有關香港的夏慤道》

訪問日期: 2024年的8月10日

訪問以港式廣東話進行，另附英語翻譯。

C: Clara Cheung, G: Gum Cheng, E: Eric

E: [00:01] 看看之前那段有沒有錄下...

G: [00:03] 是的... 現年... 8月10日，就是星期六，現在就在Sheffield 226的Studio，時間是7點01分，現在正在訪問Eric的。你好啊，那麼... 訪問就... 不是很長的，大概一個小時，都是輕鬆一點說說自己的一些事情。如果問到一些事情你覺得很難回答，就不用回答的了

E: [00:44] Okay

G: [00:39] 那麼想問... 首先問... 就是你的身份的問題啦。其實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的身份呢？你怎麼來這裡？或者從哪裡來Sheffield這裏？

E: [00:59] 我是一個中國人來的。我過來Sheffield的原因是因為我要過來[University of Sheffield讀書。我申請了Sheffield... 我在2022年的時候申請了Sheffield的Master[碩士課程]，那時候先讀Pre-master[碩士課程預備班]，然後2023年9月份開始讀正式Master[碩士課程]，然後現在... 我過來了英國是有[一]年半長... 一年八個月的時間

G: [01:30] 那就現在是畢業了？

E: [01:33] 是的，差不多畢業了

G: [01:35] 現在就是暑假期間？

E: [01:37] 是的

G: [01:40] 學業的那些就不問你啦(笑)... 那麼你過來這裡讀書，我見你有一些... 一些事是關於夏慤道的。其實你對Sheffield的夏慤道是有什麼認識，或者有什麼看法呢？

E: [02:05] 首先我讀書的那個學院是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然後它的headquarter[大樓]其實就在Sheffield的夏慤道對面... 不是對面，是相對對街。那其實我平時開車上學的時候就一定會經過那條夏慤道，每一次都會經過那條夏慤道

G: [02:36] 哦，就是你由Crookes Valley Park... Crookes Valley Road那邊穿上去？

E: [02:42] 是... 即是整條夏慤道走過的...就是那個Arts Tower對面... 上Arts Tower那條路，然後左轉入夏慤道，然後走完整條夏慤道之後呢，就到那個體育場，大學的體育場

G: [03:06] 明白。那夏慤道... 這裡的夏慤道...或者這樣[問吧]，你對香港的夏慤道應該都有認識吧？

E:[03:18] 是的

G: 那香港的夏慤道和Sheffield的夏慤道，當你這一年多以來都是經過Sheffield的夏慤道，那你覺得怎樣呢？即是和香港的夏慤道有沒有甚麼不同的感受呢？

E: [03:35] 我走在Sheffield的夏慤道的時候是很平靜的，很平和的。那當我走在香港的夏慤道的時候是比較激烈的(笑)

G: [03:48] 嗯，那是不是可以說你在香港的時候...就是在夏慤道主要都有可能是參與一些社會運動的時候呢？

E: [04:02] 是[2019]那個時期... 都是那個時期的時候

G: [04:05] 嗯，那如果在香港接觸夏慤道，那在香港部分可不可以說是甚麼時間到甚麼時間？

E: [04:14] [20]19年暑假的時候...是我切身體會的時候

G: [04:21] [20]19年的暑假... 明白。[20]19年的暑假是最激烈...最激烈...

E: [04:31] 最激烈我覺得其實應該是理大的時候，但是那個時候我就忙，還沒能過去[參與]

G: [04:42] 你可不可以說你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會不會你在香港其實是屬於... 讀書啊，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啊過去呢？在香港的時候？(靜止幾秒後) 會不會不方便說？

E: [05:06] 香港是一個... 那時候都算是購物天堂來的。那有很多過去購物的需求，經常會過去香港的。第二[原因]是那個那個時候的香港... 有句話，其實不是說得很正確，其實香港是一個移民跳板來的。那無論是哪種途徑啦，即使我是想出來讀書的話，我的英文成績其實都是在香港，[考]過幾次的。

G: [05:40] 我都同意的，[形容香港為]移民跳板，這個都同意的(互笑)，對啊

E: [05:51] 所以就有去香港去考那些語言成績啊、有去香港購物啊、有去香港旅遊啊、還有出去玩的時候在香港做transfer[轉機]啊，那[因為]香港是沒有那些什麼稅的東西，所以機票價錢都會便宜一點

G: [06:07] 是明白。那在[20]19年的時候，你都常...你都經常都會來香港，或者可能來香港一些... 也都有一個時間[逗留在香港]。在香港的時候是不是都有參與香港的所謂的反送中運動那些呢？

E: [06:34] 參觀 (笑)

G: [06:36] 好啊，好啊。那譬如你在不同的途徑可能都會知道反送中運動那些東西。

那其實相比起大陸，其實是不是大陸就是收不到這些資訊啊，或者沒有這些資訊呢？

E: [06:56] 它[大陸]其實是會說的，但是它永遠... 它帶...整篇東西，譬如說我們會...我們都會看到新聞，但是它永遠整篇東西帶出來的主旨就會是一小部分亂港分子的什麼什麼行為，它一定是會這樣說的

G: [07:15] 明白。因為這個... 這一種新聞我們不會看的。我們又看不到，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描述是怎麼樣

E: [07:23] 還有它是會放大... 放大示威者，它會放大那一方面，然後它也會去展示那些警察的那些[被打場面?]，希望令到人民對[香港]警察有同情心或者同理心這樣。它會多一點去播放那些警察被襲擊的這些片段，但是它的新聞是不會介紹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它是不會說到是因為什麼事情[引致]香港人要站出來反抗。它不會說到這件事，它不會說到這些，但是它就是會說到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示威者的]暴行

G: [08:07] 哦這樣，譬如我們自己就知道所謂反送中，就是有一個逃犯條例的一個修訂，說...在香港犯罪的都可以移送上去中國受審那樣。我們就主要反對這個條例

E: [08:30] 它[大陸媒體]不會介紹這些。然後它會說...它會說光復元朗的那些暴行，但是他不會說721的

G: [08:44] 哦，光復元朗那個暴行啦，那個暴行的意思(大家一起笑)是...白衣人打人，還是說在光復元朗的時候還會說黑衣人[的行為]？

E:[08:59] 它說黑衣人的。它說7月27...的那些暴行，27[日]或者28[日]的那些事情，但是它不會說到因為有721的存在，所以我們才會進入元朗，就是我舉[這]個例子

G: [09:11] 明白。如果[大陸民衆]接收這種新聞其實誤會都很大的 (大家笑)。嗯，那麼...你也有段時間在香港接收到的一些訊息，可能會跟在內地會不一樣。當你來到[香港]這裡接收到... 就是那些...就譬如所謂反送中運動的一些訊息等... 那麼這個訊息...因為反送中的運動，不多不少總會有幾次會在夏慤道那裡出現[發生]的。那麼在夏慤道出現[發生]的時候，會不會令你再聯想起，再之前十年前的[2014]雨傘運動呢

E:[10:13] 那時候我太小了

G: [10:16] 嗯，但是假設，你是不是都會[在2019年]處身過在夏慤道呢？

E: 會

G: 那時候會不會就是聯想起[2014年]雨傘運動...就是十年前的那件事呢？還是那時候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太多這個資訊呢？

E: [10:44] 我知道有佔中的事情，我也知道那些... 那些叫... 我那時候以前有聽到My Little Airport [香港獨立樂團]有一首歌叫做今夜到光年... 《今夜到干諾道中一起瞓》的那首歌...是。但是並不會將佔中、雨傘和19年[的社會運動]與夏慤道聯繫在一起。暫時未會。

G: [11:19] 明白。那麼這個反... 可能多說一點那個反送中... 那件事啦。因為如果反送中那件事呢，其實對你的影響是什麼呢？對你的影響... 包括那個...價值觀，或者對你一直的生活，或者對你的理想，會不會有什麼改變呢？

E: [11:55] 以前的...其實...我一直都說香港是我的民主啟蒙。香港的這個改變，我是會覺得...我是會覺得好像我是失去了一個目標，或者方向，或者失去了一個老師那樣...我是覺得是很傷心的，因為...我其實從小都是有個移民的夢想，但是我永遠的首選是，我想去香港

G: [12:38] 那現在呢？還會不會想留在香港呢？

E:[12:44] 其實我現在我夠膽回中國，我都不夠膽去香港（大家笑）...是，我夠膽回中國（笑）...我熟悉[大陸]那邊[的程序]，但是... 如果我入了...我[假設]一次我想去香港買東西，但是我被人還押了，我真的連...我找什麼律師，我都不清楚的。我不知道[到時候]有什麼人可以幫到我

G: [13:16] 嗯，那可不可以說對香港真的很失望呢其實？

E: [13:26] 它[香港法庭]判[刑]的其實比大陸[法院]還要重

G: [13:28] 嗯...就是，譬如就是... 譬如所謂參與反送中運動的一些人啦，就是所謂我們其實稱呼那些叫做政治犯那些啦，你的意思就是這些人反而會比大陸[法院]判的更加重？也就是還沒有...沒有一個定論，或者沒判你是真的叫做正式有罪，沒判刑但其實已經坐了三年[牢獄]？

E: 是（笑）

G: [14:04] (笑) 大陸不也是這樣的嗎？

E: [14:08] 真的我們[在大陸]...我們[在大陸]，不是講... 我們如果只是講一些其他普通的參與者，不是講那些帶頭的，譬如說我們不講Jimmy Lai，那他又真的是...比較厲害的嘛。那我們如果真的講，最普通的，譬如說我們講一下唐英傑或者是其他一些稍微的普通的參與者來說... 對於普通的參與者，中國就多數是嚇一嚇這樣，都不會[囚禁]你很久的，給你一點壓力，你...懂得說一些謊話，哄哄它們高興的，都是很快會...給一個...你可能都不會有一個Criminal record在那裡

G: [15:06] 反而Criminal record都可能會沒有？

E: [15:09] 是。它可能就是給一個行政處分給你，然後...它們完成了任務，你...它們高興，你就可以走的了。所以我是...我是講只是針對普通的參與者來講，但是香港的話呢，其實它針對普通的參與者，它都是還押、候審、判監，但是無論它判三個月好，六個月也好，其實你都是有一個Criminal record在那裡

G: [15:40] 是的，是的，絕對是有個案底在那裡，不會[能]甩掉的... 反而[判罪上]有一點差別，你不說我都不清楚[了解這個差別]...你之前說，對夏慤道不是說[有]那種... 那

種深刻的理解啦。那會不會，譬如反送中... 可能這個[20]19年的運動期間，你可能報章，或者剛經過，或者怎樣一些場合，對你印象最深的有沒有一些的...一些事情...[令]你覺得那一刻真的好像觸動到自己最多？會不會有一個... 一些[這方面的]例子呢？

E: [16:48] 我覺得最... 嗯，兩件事。第一件就是612的時候，他們向...有老人家、有小朋友野餐的或者在公園的市民放催淚彈。第二件就是...我不記得是二讀還是三讀的時候，就是612之後...應該是...那時候很早的時候，我就在新聞上看到香港人已經包圍了立法會，就不讓那些立法會[議員]進去投票開會，過那個逃犯條例，應該是二讀。這兩件事我覺得最觸動的是...一件就是... 警察的濫權啦，第二件就是那個時候大家[香港人]真的很團結... 就是說第二件事的，香港人真的很團結

G: [17:54] 那可能拉遠了一點，其實那個團結那時候，我們都深深感受到是很團結，是很團結。那現在經過了...疫情，接著疫情這樣去到將人... 將人完全分隔了...就是分隔完之後呢，其實我覺得...那種團結好像很迅速瓦解了、很迅速就... 我覺得很迅速瓦解了

... ..

G: [00:03] 現在再繼續訪問Eric的...

E: 你說團結很快瓦解了

G: [00:15] 啊，是的，我覺得也是。還有現在...很容易... 那個互信呢，也都...近乎消失的了。很多時候... 其實那時候[社會運動的後期]已經經常捉鬼，所以很快就沒有了[互信]，社會真的很不同。我不是說你失望，我也失望，[對]香港這個地方

E: [00:50]大家變成黎生[我的訴求是要上班]了(笑)

G: [00:53] (笑)是的。好，那有個問題，想說你在大陸，其實一直在大陸生活一段很長的時間。在大陸其實有沒有好像...譬如雨傘期間的夏慤道，或者是[20]19年的時候，據你所知抗爭者那種互相團結去做一些事，甚至互不相識地走在一起，做一些事的一些例子呢，在大陸？

E: [01:34] 大陸?但是不一定是關香港事的示威活動？

G: [01:40] 是的，不一定是關香港事

E: [01:42] 有，我們在學校，[20]19年的時候... 那說我們的學校有點明顯（大家笑）... 有些學校啦...或者既然不寫[指名]的，我就說我們學校啦。我們學校[在20]19年的時候面臨著一個殺校的風險... 危機。雖然現在不是危機，已經是定局了，我們已經被人殺校了。那時候我們也有，同樣也是[20]19年的時期...就是夏季的時候，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大家一起晚上的時候，然後就整家學校這樣在遊行，然後包圍校長啊，然後當然啦，公安也派了很多警察過來啦

G: [02:35] 是屬於大學？

E: [02:37] 是大學，我們...被人殺校，那我們那時候不想被人殺校。

G: [02:42] 嗯，是的，是的

E: [02:53] 那整件事呢，沒有任何大陸媒體報導，但是有過來採訪的就只有[想]港媒[體]，有...我記得後面有post出來是有[香港]01、有東方[日報]，都是有報導過這件事情的

G: [03:09] 哦明白了

E: [03:12] 那時候[香港]01也沒那麼沒那麼... (笑)

G: [03:15] 那就是你的意思就是，那種一起工作就是反對殺校？

E: [03:25] 是

G: [03:25] 那這種殺校是一些突發性、突然，還是因為一些不合理的理由被殺呢，那個學校？

E: [03:40] 我們學校呢...是有...一間高級一點的，你可以當是母大學，接著它跟本地的政府合作，接著現在就...有一個中央政府插手，說地方政府應該這樣辦學校，接著它就從地方政府這邊收了回去，然後就變成了那個母大學的一部分。那我們本身是一間獨立的[大學]，但現在被人收了回去。但是我們一直以來呢，那間學校是自負盈虧的，全部都是靠著我們這些學生給了一些貴價的學費去養著這間學校，接著現在養到熟了，學校被人殺了。就是...你可以理解為叫做校舍啊...校舍啊，那些師資啊、任何的財產啊，其實都是這麼多屆的學生一點一點用錢堆出來的。我們堆完錢之後呢，中央就說要拿回來了

G: [05:02] 類似收歸國有的意思(笑)？

E: [05:04] 是的(笑)，中央就說要拿回來，是的。接著就變成了...我們[大學]本身是有高度自治權的(笑)，很相似啊，這些故事[與香港情況相比]，這些好相似的。其實本身我們用我們的錢，用這麼多學生的錢建的一間學校，接著現在就收回去屬於中央管理。那我們那時候呢，也是包圍了校長，不讓校長下班，然後也派了很多警察過來啦。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藉口叫做...我們有學生的那張校園卡跌了，我們大家一起坐來幫他找一下校園卡(笑)，我們找了幾個晚上(笑)

G: [05:58] 好像我們那些... 在街上，就是在馬路上跌散紙(笑)，跌了一大堆，哇，不行了，要[檢]回

E: [06:06] 還有，我們也有一些，譬如說有馬拉松式的輪流去霸佔著那個學校門口，是的，大家輪流站著，也都有人在那裡搭帳篷睡覺，也都有家長參與。其實兩件事情很相似的，都是同一個時間段發生的...(笑)

G: [06:32] 那你說包圍校長的辦公室，其實那個校長是不是...是不是似乎有做錯呢，

所以要...要他是其中一個...一個受壓迫的目標呢？或者要他交代一些事情呢？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呢？

E: [06:55] 因為他後面...他不是升了上北京，他升職了(笑)。他升了職，好像某位做警察出身的升了職[成為保安局局長]那樣(笑)

G: [07:11] 明白，這些真的很像的...

E: [07:15] 是啊，其實他們的處理方式是一樣的。

G: [07:19] 套路真的是一樣的...可以這樣推你上去，比如說做過高官，或者連升幾級，為什麼不答應呢？哈哈（大家笑）...明白明白，看通了，開始看通一點

E: [07:41] 我們也有那些什麼叫洗人口的階段的。比如從最後一年之後呢，一點一點一點... 塞一點，塞回那些付不起高價學費的[學生]進來，接著學校那些商鋪，倒閉了就倒閉了，走的走，然後直到洗完了，然後到今年就說，OK，不再招生了，那間學校就。然後就變回一個...我們由一個分校，變成一個校區。

G: [08:16] 嗯...這樣其實...這樣... 就是這樣閹乾的其實

E: [08:26] 是閹乾的

G: [08:28] 但是為什麼要採取一個這樣的做法？就是其實聽你這麼說，其實它是做得好好的，那麼一邊收錢去到自負盈虧，在大陸能夠自負盈虧的學校不容易的嘛。都能自負盈虧，那麼其實就是...基本上是上了軌道的，但就直接...是不是看不過眼[眼紅]啊？還是什麼原因...

E: [08:56] 我們可能就是覺得可能我們學校可以做到自負盈虧啦，我們也都有很多很優秀的交換exchange，和其他學校有很多的合作，這樣其實可能會拿了那個本校的那個光環走了... 他可能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就決定要和中央政府一起，逼著地方政府將這間學校交出來

G: [09:23] 和香港的現況... 就是... 根本就是香港的一個微縮... 縮影... 一個縮影來的，是不是？哇，有趣啊，又不可以叫有趣啊...就是明白了，明白多一點，真的明白

E: [09:41] 所以為什麼我對香港的事情更加感同身受，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G: [09:47] 嗯，好，那又再問一下，譬如[20]19年反送中運動，其實呢，在香港已經被官方認定了是顏色革命，在它們眼中已經是一個革命。所以... 所以它們如果不這麼定性的話，其實拉[拘捕]了的那些人，就不能夠用很高規格的控告的條例告他們。它們一定要定性為一個革命。那麼你或多或少都...都看過，或者就算在電視、報紙都見過，都了解...了解多了。那你覺得值不值得...就是這段時間了解多了是應該的，是應該了解的，還是說其實都...都沒有... 沒有什麼分別這樣呢？就是會不會... 來香港都值得的，看一下這些東西...這樣

E: [11:02] 我覺得始終是因為你要保持一個高的透明度，你才可以令人民去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你不可以好像...好像我剛才所說的，那你就只報導...報導，那是有一點點的，但是你不報導的...那其實你這樣做... 那其實你真的是誤導而已嘛，你就是一個誤導。譬如你就是講他們什麼... 什麼時候，幾時幾分有火魔，扔了什麼東西，然後你又不說前因是因為你們要搞那些移交嫌疑犯這些事情，但你什麼都不說，但是你就說...你就說有人在那裡扔瓶子，或者是破壞一些街道，那其實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所以我覺得一定是...要保證大家可以有更加清晰的一個認知這樣，所以我會覺得是值得的。無論它事情的走向是怎樣...那我們是一個人控制不了事情的走向，但是我會...我會覺得如果你可以令到這件事情傳播出去的話呢，令更多人知道的話，大家心裏邊都會有一個判斷

G: [12:33] 我都列了一堆問題，你等我一會... 我看看會不會再... 譬如我們的計劃叫夏慤道啦，那我也想再... 想看看你怎樣去記起來香港也好，Sheffield這裏的夏慤道也好啦，其實那個...夏慤道... 你對Sheffield這裏的夏慤道除了每天走...即是裏面的...那些... 那些...即是他們裏面的社區呀，他們裏面那些...那些人做過那些什麼呀，其實有沒有一點點的了解呢其實?都是不太了解?

E: (搖頭?)

G: 那我想問因為呢，我們經自己有訪問其他那些朋友啦，那他們呢，有時候問過一些曾經住過夏慤道、或者住過附近、或者在Sheffield讀過大學那些呢，問過他們呢，他們都知道Sheffield夏慤道，即是知道這條街道的，那他們知道這條街道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很多大學生在那裏住，很多大學生在那裏住。那你有沒有認識一些大學生在Sheffield的夏慤道那裏住?

E: [14:23] 沒有認識，沒有認識

G: [14:24] 沒有認識...因為他們呢，說Sheffield曾經是...Sheffield大學呢，是擁有了一... 都可能有好幾個，好多單位，可能超過二十個單位的... 可能超過二十個單位的物業在那裏。然後呢...然後呢，它曾經是想過... 曾經是想過將這些物業呢，就是租給學生的，就是再發展，就是再發展，可能再不知怎樣去到整...維修呀... 維修呀，重新再整理，租給學生。但是呢這夏慤道那些居民有反對的，夏慤道那些居民有反對的。就是會覺得...就是會覺得，如果全部都是租給學生呢，如果全部都是租給學生呢，那麼... 那整條街[的]那個社區呢，整條街那個社區呢，就就是養不到一個...就是養不到一個...一群社區的，因為那些學生來那裏，可能住一年、兩年，最多三年就會走的嘛，最多三年就會走的嘛。所以他們覺得就跟... 就跟Sheffield大學談，Sheffield大學談，如果你要賣呢，就不可以再賣給一些專門租給學生的人...就要... 你要賣就要賣給家庭，就要賣給家庭，就是不可以賣給業主，就是不可以賣給業主或者一些發展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所以就是...就是為什麼我們有時做夏慤道這個計劃呢，就是...就是我們... 就是聽到... 我們就是聽到Sheffield夏慤道那些人呢，Sheffield夏慤道那些人呢，其實他們那個社區...其實他們那個社區也都是會聯合在一起...也都是會聯合在一起去爭取一些...去爭取一些東西那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他們這種態度...他們這種態

度，就跟香港人，甚至是十年前...十年前雨傘運動佔領期間... 雨傘運動的佔領期間，大家會在那裡...大家會在那裡共享一些東西，或者一起爭取一些東西，好像很...理念好像有些相近... 理念好像有些相近，所以我們就覺得想這樣做... 想這樣做活動...去這樣做...這個就是背景... 這個就是背景，就是想說原來都是沒有...原來都是沒有對這個夏慤道裡面的一些... 這個夏慤道裡面的一些居民生活細節...就是居民生活細節都不是很清楚？

E: [16:39] (搖頭？)

G: [16:41] 那香港的夏慤道呢，香港的夏慤道呢？會不會有任何的一些...任何的一些印象，或者是對你有些對你有些比較深刻的一些事件，關於香港的夏慤道？

E: [16:53] 深刻的事件... 其實我想講最深刻都是剛才的612...都是612，始終是這件事... 有時候...

我在[香港]這個城市始終是一個遊客的身份，所以其實我對於當地的一個community...居民...夏慤道應該沒有居民

G: [17:38] 香港[的夏慤道]沒有（笑）

E: [17:40] 其實不是很了解的，我對香港夏慤道其實不是很了解... 我是，我是會去公園、會去看看海邊，然後也會...那乘車也一定會[經過]夏慤道的啦，主幹道來的嘛。但是...[我]始終不是住在這個地方的人是很難對這個地方有...那種叫做紮根這裏的連結嘛。真的，其實我... 我都是要在Sheffield住過，我才會對這個地方，我才會熟悉去了解這個地方有什麼人住、他們的有沒有什麼社區背景

G: [18:32] 是，是，也沒關係... 好，其實呢，我們有的問題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基本上都... 或者最後你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E: [19:13] 很多人都會問我，作為一個局外者的角色，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是半個局外者...很多人都覺得我是一個完整的局外者。那他們經常都會問，你覺得香港人再這樣做有沒有意義？我其實就...說鼓勵也好、建議也好，其實一個整個歷史階段呢，每一個群體其實它都有自己的任務在這裡的，或者它的角色在這裡。我覺得香港人已經在2019年到2020年其實已經是最...已經是做得最好的了，已經向全世界帶出了一個訊息。那所以...如果再有人問當年這樣做有沒有意義，會有意義。現在香港人應該做什麼？其實我覺得就是...我們這些是...我不應該說我們，應該是你們這些（笑）... 你們這些海外的香港人呢，就應該繼續將這些訊息繼續傳遞出去，就是令到更多的人去了解當年發生的事情... 最理想的狀態，那其實就是希望中共裏面的不滿的情緒不斷在積聚，在這個情緒積聚的過程中慢慢地向...向裏面的人告訴他們知道當年中共在香港做了什麼事情，令到更多人站在香港這一邊，更多人站在台灣這一邊，那...越來... 站在香港這一邊其實相當於等於站在台灣這一邊... 那就... 我始終是覺得將這些訊息帶出去是很重要的，就是無論過去也好，現在也好，未來也好，我就希望更多香港人、台灣人可以將這些訊息帶出來，帶給更多中國人知道，要知道其實...中國人其實是受中共

蒙蔽了很久，然後如果要...真的要實現那16隻字的理想，始終是都要靠...它內部的崩潰... 那這個內部的崩潰少不了的就是它失去所有民心。所以我覺得任何這些活動啊... 這些叫Cultural...文化活動都是會有意義的，多一點去跟留學生宣傳也好。無論留學生保持什麼態度，你關鍵是要給他知道這件事情。他如果記得入腦裡面，他以後...或者他會遇上給剛好中共欺負一下，他可能就會聯想起這件事情。就好像我們被人殺校這樣，很多人其實開始對香港沒什麼感覺。接著殺學殺到自己這邊的時候，又會想起其實我們跟對面海[香港]經歷的事情都幾相似的。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團結那麼多的人

G: [23:36] 多謝你鼓勵

E: [23:41] 還有，我也是一個很機緣巧合啦，來到Sheffield之後呢，認識的第一個朋友，就是香港人，當然是在U[niversity] So[ciety] group那裡認識到，在那裏認識第一個朋友就是香港人，接著後邊認識的那些朋友，都是friend搭friend，然後就跟香港人開始在一起玩。也都是玩了大概半年多了，開始慢慢那些[廣東話]口音撿回來...那些懶音出來，哈哈。所以在參加這些活動的時候呢，我是從來沒有主動講過我是什麼人的，如果有人問你也是香港人嗎？我就會（尷尬笑？），但不要說我是...說什麼扮黃啊，扮什麼，其實我不算是。我沒有說，但是既然你們覺得我是，我就...我又免得去引起那麼多猜忌，那畢竟是現在...如果現在這樣的環境，別人問你香港人嗎？我不是，是大陸（笑），那就不會再有...不會再有那些事情出現了。

G: [25:03] 那麼辛苦你了，謝謝你。那麼我們的訪問都，就到此結束謝謝

E: [25:20] 希望我給的答案就都可以...很多可以給你用到在那個[計劃]相關的事情上。因為其實我其實也佔用了你多少時間，然後不知道... 不知道我給出來的答案和這個[Sheffield]夏慤道可以有多少關聯

G: [25:42] 嗯，好啊。但其實你有些...就是你的一些... 就是經你口說出來的一些情況... 內地的情況，其實對我們的了解都會有幫助，是的...真的是的...那先停在這裏